

在福音中，耶穌是默西亞（希伯來文的音譯），基督（希臘文的音譯），意思都是傅油者。這個詞指出耶穌的三重身份和使命－「君王」、「司祭」和「先知」。凡是領受過聖洗聖事的教友，也同樣負有這三重使命。

君王是傅油者，被天主特別揀選的人，也是有權威和能力的人。那麼教友君王的使命是努力成為有權威的領導人嗎？在瑪竇福音中，耶穌說「人子來不是受服事，而是服事人，並交出自己的生命，為大眾作贖價。」（瑪二十 28）若望福音中，耶穌給門徒洗腳，並對他們說「我為主子，為師傅的，給你們洗腳，你們也該彼此洗腳；我給你們立了榜樣，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。」（若十三 14-15）耶穌教導我們，所謂「君王」的使命，就是「服事人」，要能放下身段為人洗腳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「謙遜的服務」。

早期的我，雖沒有生在富豪之家，但因自己小心努力，生活也算順利。回想起來，我雖心中有正義感，不敢做惡，但生活多半以自我及家人為中心，不太關心他人。因我當時的想法是，如果每個人都像我一樣，努力讀書工作，不要偷懶，量入為出，就一定可以照顧自己及家人，為什麼需要別人幫助呢？

後來一位神師提醒我「天主給妳的恩寵，讓妳是有能力跑的人；但有些人只能走，有些人只能爬，有些人甚至需要別人抱在手裡。」從此之後，我才開始想到，我的努力及我的工作，是因天主給了我腦力，給了我鼓勵女兒唸書又愛我的父母，也給了我一個所學能有所用的大環境。我自己的功勞又在那裏呢？

我喜歡看李家同教授的文章，在簡明平實的敘述中，帶出人性的光明面。同時我也注意到，他常在文中提到自己是天主教徒。他的《車票》和《讓高牆倒下吧》都相當有名。他有一本書叫《下一站》，其中有一篇文章《恍神》，帶給我很大的衝擊。文中主角老張，當學生時成績很好，經常領獎，之後順利讀研究所，作了大學教授，很快升為正教授，仍常因他的研究成果領獎。在別人眼中，老張是個聰明又運氣好的人。但從小到大，老張是個經常恍神的人，當他領獎，或是看某些新聞時，他會聽到一個聲音「你帶我走」，因不知是什麼意思，所以臉上會出現兩秒鐘茫然困惑的表情。大家都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。

有一天老張和朋友去爬山，到了山腰，要走一段石階，才能到達山頂。在山腰，他們看到一個小男孩站在石階起步地方，看來是個跛子，想上但上不去，老張主動問他並扶他上去，當到山頂時，大家欣賞山下美景，小男孩笑得好高興，也一再地謝謝老張。但當大家要下山時，因上山容易下山難，老張問小男孩要不要一起下去，小男孩搖搖頭，說他還想看風景。大家只好自己下山。到了山下，大家回想剛才，又覺得那小男孩穿著短褲，兩腿粗壯，不太可能是殘障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後來老張終於領悟了這是怎麼一回事。他說當他們站在石階下時，他又聽到「你帶我走」的聲音，他瞭解了這句話的涵義，他雖然一帆風順地在社會上越爬越高，但很多可憐的孩子其實是不可能像他一樣往上爬的，因此他們向他求助，希望他能帶他們也往上爬。從此老張不再恍神了，他開始教一些弱勢孩子英文和數學。有一天有人捐了一大筆錢給他，他就成立一個基金會，大規模地幫助弱勢的孩子。

近幾年，我注意到自己在彌撒中，每當聖歌中有「窮人」字眼時，眼淚就會不由自主的流出，我迷糊感覺天主提醒我要為窮人服務。《恍神》中的「你帶我走」引起我心中的共鳴，我開始清楚覺得幫助弱勢團體是我要走的路。但我能做什麼？

在 2016 年以前，我從未參與堂區學校事務。但因年初看到教區的一份文件，瞭解天主教學校與教會的未來有緊密關係，所以 2016 年七月，我接受蒙市聖湯瑪斯堂本堂神父邀請，加入聖湯瑪斯學校的委員會幫忙。開始時，我這個中國虎媽實在不能認同學校教職員的辦事方式，總覺得他們既緩慢又散漫。每次開會後，建議他們該做的事也看不到預期結果，我快急瘋了。在沮喪中，想起我是在為天主做事，不是為我的自我價值或榮耀做事。若我真心要幫忙，就得放下身段，經過「降生成人」這步，也就是放下我來自華人背景而習以為常的做事方式，而進入他們的世界，否則我所謂的努力幫忙只會帶給他們壓力，變成越幫越忙。有此領悟之後，我自己變得比較輕鬆，事情也變得順利好辦些。同時我明瞭天主不斷給我提醒，我周圍的人，不論自己喜歡與否，都是天主派遣來的，也都能讓我得益處。但是否真能得益處，就看自己如何面對了。

談到在我周圍的人，我曾從許多人身上得到益處。在這學校服事上，我非常感恩能交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她付出的時間之多，參與的服務項目之廣，讓我驚嘆、讓我謙虛；最難得的是每當我需要她幫忙時，她除了幫忙，總是正面鼓勵，減少我的負擔，讓我學到很多東西。今年年初我們一起為堂區 TAP（學費協助計劃）籌錢，得到教友熱心支持，也讓我確定我的服務方向是天主要的。

學校的經費一直是我們委員會工作重點之一。以華人對錢非常有概念的背景，看到學校相關人員對錢的沒有概念，有時想要放輕鬆也難，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學校需要經費，學生需要繳學費，大部份學校委員及堂區財務委員包括我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今年復活節早晨，天主讓我更深入瞭解祂的愛是無條件的，當我服事時，不但要帶著愛心，還得學習無條件去愛。在此之前，我腦中所想的服務就是如何去把學生欠繳的學費收回來，以維持學校的營運費用。但復活節早晨，我的基本觀念變了。在瑪竇福音中，耶穌說當人子要在公審判時把人分開到左右兩邊時，「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：我父所祝福的，你們來吧！承受自創世以來，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！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了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們給了我喝的；我作客，你們收留了我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了我穿的；我患病，你們看顧了我；我在監裏，你們來探望了我。」（瑪廿五 34~36）請注意，耶穌教導我們因愛而給別人所需要的，並沒有要我們先檢查一下這人是否做對的事情，看他是否值得給。耶穌從沒在治癒瞎子或病人前要求他們做任何事情；路加福音中的蕩子，先和父親要財產，等揮霍完了決定回父親處做工混口飯吃，父親沒有判斷他，只是歡喜地迎接他，親吻他，款待他（路十五 11~32）。耶穌在背十字架走苦路前，也沒有先四周看看你我他是否值得祂犧牲自己的生命再做決定；耶穌明知猶達斯會出賣祂，伯多祿會三次背叛祂，但祂不僅接受他們的有限，還幫他們洗腳。對我來說，這代表什麼？

我清楚地看到，我們必需接受一個事實，有些家長希望孩子在有傳統信仰的環境中接受教育，但本身沒有能力。你是否會認為，如果他們是負責任的家長，就知道不該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學校？是的，當耶穌看到那窮寡婦把兩文錢投入銀庫中時，祂沒有說這窮寡婦太不負責任，把吃飯錢都捐出去了，祂說「這個窮寡婦比眾人投入的都多，因為眾人都是拿他們多餘的投入，作為給天主的獻儀；而這個窮寡婦卻是從她的不足中，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費都投上了。」（路廿一 2~4）

所以我不能再停留在專注於想辦法要家長付學費的階段，而要進入我能做什麼的階段。其實我以前也有感動，要幫助他們，只是這次再往前進一步，不僅自己要捐款，還得接受他們在財力上的有限，花時間想辦法提供更多有計劃的經濟支援。

復活節上午，我因這恩寵流淚不止。我想天主給每人的才能不一樣。有些人天生會愛人，而我在這愛上，不會跑、不會走，卻要從爬開始，不斷地學習。我覺得心中有一份真愛，脫出以前的執著束縛而得到自由，得以復活。我的眼淚是為過去的執著懺悔，也為今日的復活喜樂，感謝天主！

李家同教授在《下一站》書中一再強調弱勢家庭孩子的教育。他提到一個問題是弱勢家庭的孩子們回家不做功課，因為父母工作忙而沒時間督促孩子，或因家長程度不好，幫不上忙。他認為最簡單有效的方法，是將孩子在放學後留下來，在老師的督促下做完作業才回家。

天主的安排就是這麼巧妙。兩個月前本堂神父請了一位財務顧問給我們建議，她的建議之一是為某些學生找贊助人。當時我聽到這點時，只覺得想這麼做恐怕有困難，完全沒想到與我有任何關係。現在我已領悟到，這就是天主要我做的事情。當我在堂區財務會議上分享我的領悟後，沒有人批評學校的現況，大家只討論如何在財務上提供協助。當神父邀請我負責為學生找贊助人計劃時，我答應了——為這些弱勢孩子找愛心贊助，幫忙他們出部份學費，並幫忙他們在課業上能跟上學校老師的進度，讓這些孩子能在天主教信仰中，及贊助人的愛心中接受教育。所以接下來我的服事方向是要努力為孩子們找贊助人。為主工作，我不擔心困難，因我所做的只是簡單的倒水工作，我確信天主會把我倒的水變成美味的酒。

我也想到耶穌並沒說猶達斯的出賣行為或伯多祿的背叛行為是對的，但祂仍為他們洗腳。也許有些家長不交學費是不會理財，或把錢花到別處了，有些家長則是能拖就拖，所以學校還是要想辦法去追。但那些，正如耶穌說的「與你何干？你只管跟隨我。」（若廿一 22）我就專心做我的部份吧！（加州洛杉磯 喜瑞都來稿）